

# ЖИВОПИСЬ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ДВИЖНИКОВ

## 俄罗斯巡回画派精品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ЖИВОПИСЬ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ДВИЖНИКОВ  
俄罗斯巡回画派精品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 目 录

### 序

- 1 辉煌的艺术遗产 奚静之  
图版  
13 艾伊瓦佐夫斯基  
21 萨符拉索夫  
24 希施金  
42 克拉姆斯科依  
51 魏列夏庚  
58 库茵芝  
67 列宾  
98 萨维茨基  
102 苏里科夫  
116 瓦斯涅佐夫  
128 科罗温  
138 卡萨特金  
145 列维坦  
167 阿尔希波夫  
177 谢洛夫  
194 画家简介

# 辉煌的艺术遗产

## ——俄罗斯 19 世纪绘画

奚靜之

俄国绘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俄罗斯时期,也就是从辅基公国形成至彼得大帝改革以前这段时间。这是俄国封建社会初期对拜占庭文化的移植与古俄罗斯民族艺术的形成时期。在俄罗斯文化中可以看到拜占庭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彼得大帝到叶卡德琳娜女皇统治的整个 18 世纪,这是俄国的改革和“欧化”时期。俄国文化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下迅速发展,俄国艺术开始纳入欧洲文艺发展的进程,欧洲流行的古典主义这时在俄国也被效法和模仿。第三个阶段是 19 世纪上期,这是俄国民族艺术的奠定时期,18 世纪中期成立的皇家美术学院,在半个多世纪中逐步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艺术家,他们呼吸本民族的空气,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具有俄国特色的文艺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第四个阶段是 19 世纪中期以后至 20 世纪初,即从批判现实主义到含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因素的新流派的出现,其中批判现实主义最为辉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在关注现实和在与西欧广泛的交流中,以其题材、体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性与独创性,在世界艺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与当时的法国文艺并驾齐驱,各领一方风骚,各自推出了世界级的大师,组成了文艺史上璀璨夺目的一串明珠。俄国这一阶段的文艺创作,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

在欧洲范围内,19 世纪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频繁起伏更迭。19 世纪初,流行了将近 200 年的古典主义趋于没落。法国大革命后的形势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促使了浪漫主义的诞生,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西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辩证法、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使艺术的主流转向真实地表现生活和再现社会风貌、揭示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这股强劲有力的艺术潮流,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形成于 19 世纪 30、40 年代,50、60 年代走向繁荣,70、80 年代是其鼎盛阶段。它延续时间之长,在欧洲为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针对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也涉及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它表现的社会生活比较广阔,多方面地展示了俄国的社会状况,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具有相当的深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俄国的许多文艺家出身平民阶层,他们较易于接触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他们对俄国劳动人民的描写,具有独特的视角。

俄国 19 世纪上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 1812 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全民卫国战争,另一件是 1825 年由贵族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一件事激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要求改革的决心,后一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但说明俄国的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的抗议已进入暴力行动的阶段。这两件大事,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在欧洲文艺中流行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俄国的反响较弱,其成果也不显著。俄国此时文学中的普希金、克雷洛夫、莱蒙托夫,绘画中的吉普林斯基、特罗平宁、维涅齐昂诺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但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随着俄国人民反对农奴制的运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 30 至 40 年代,作家、政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提出了文艺的民族性、人民生活为创作素材的口号,进步的理论导向,使 19 世纪中期的文艺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个时期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和菲多托夫的绘画,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流派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 世纪 60 年代,曾被人们称作俄罗斯的“曙光期”。

50 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集中地暴露了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及专制农奴制的弱点,俄国人民的奋起和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 2 月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在此前后,俄国文化领域展示了新的局面:在哲学、政论、美学方面,出现了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1855 年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为蓬勃兴起的文艺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人》杂志,在诗人涅克拉索夫主持下在社会上十分活跃,一大批作家聚集在杂志周围,为俄国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呐喊。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提出了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鲜明而富于哲理的文学形象。在音乐界,1855 年前后以青年作曲家巴拉基列夫为首,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强力集团”,探索俄国音乐的民族化之路。他们明确反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流社会对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盲目崇拜,倡导发展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到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文学著作和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穆索尔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等的创作,推出了俄国音乐的崭新乐章。

俄国文学、音乐创作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活跃,如一阵疾风,卷起了造型艺术的骚动。“巡回展览画派”如母胎中

成熟的婴儿，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巡回展览画派的前身，是“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

60年代文艺界强大的民主运动声势，冲击了一向丢在象牙之塔里的皇家美术学院。1863年，13个油画系和一个雕塑系的毕业班学生，要求以自由命题来替代学院规定的以圣经或古代神话为题材的毕业创作。这个要求被院方视为“越轨”而严加拒绝。于是14个学生退出了美术学院，其中具有组织才能，并善于思考的克拉姆斯科依，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成立了“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这个协会最早的14名成员，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所描写的公社原则生活，在一起作画和研究艺术创作。在1864年至1868年期间，协会活动十分活跃，它成为文化领域中继《现代人》杂志和“强力集团”之后在美术界的躁动力量，显示了在俄国已有一支新的创作队伍可以与皇家美术学院分庭抗礼。

“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成员的创作，给美术领域增添了清新空气，但十多个人长期的公社形式的集体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更为求实的长久之计。1870年成立的“巡回艺术展览协会”，便是这个协会的发展与完善。

“巡回艺术展览协会”是由莫斯科画家倡议的，莫斯科在60年代早期在油画中便已出现了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如普基廖夫的《不相称的婚姻》，彼罗夫的《送葬》、《三套马》、《复活节的宗教行列》等等。画中文学意味很强的描绘，揭示了俄国城乡的现实生活，引发了人们对俄国社会的思考。“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的存在，使莫斯科美术家产生了成立一个全俄罗斯美术家联合组织的想法。他们的倡议得到“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的响应，克拉姆斯科依立即参与筹备工作。

“巡回艺术展览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俄罗斯美术家，为俄国民主艺术的繁荣，为普及俄罗斯民族艺术而共同奋斗。

1871年“巡回艺术展览协会”在彼得堡举办的第一届展览获得很大成功，展出的47件作品中有几件立刻驰誉全俄，如彼罗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猎人的休息》，盖依的《彼得大帝审问王子阿历克赛》，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鸟飞来了》、希施金的《松树林》，克拉姆斯科依的《五月之夜》等。俄国的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在公开的展览会上看到了描写自己生活和俄罗斯乡土国情的绘画，艺评家们也撰文赞赏，认为“巡回艺术展览会是艺术的真正胜利”，“艺术对人民来说不再是秘密……”，展览会打破了只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只有少数人参观展览的状况。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报章杂志的复印件中，接触一些贵族们的肖像或难懂的宗教画，很难看到绘画原作的展览会。自1871年以后，“巡回艺术展览协会”几乎每年举行一次展览，展出地点不仅在彼得堡，而是去俄国的各大省城巡回展出，其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促使了艺术为社会服务和艺术的普及。当时凡参加“巡回艺术展览协会”展览活动的成员，都被称作巡回展览画派，或简称巡回画派。19世纪后期的美术名家包括雕塑家在内，几乎都参加了这个艺术团体，他们以卓越的创造，和文学、音乐中取得的成果

一起掀起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潮并把它推向了高峰。

巡回画派也成为了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同义语，它左右俄国画坛近半个世纪之久。

巡回画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重视理论体系的建立，重视俄国美术的民族性和思想性，在创作中力求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最美好的是生活”作指导。所有这些，在巡回画派代表人物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希施金、雅洛申柯等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克拉姆斯科依(N. H. Крамской, 1837—1887)是巡回画派的组织者和思想领袖，同时代的画家十分赞赏和尊重他的才能。他生于俄国的外省小城，青少年时代当过跑差和记事员，后来又学习修理照相底版。由于生活对他的锻炼，他在自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于1857年考入皇家美术学院时便有比较成熟的艺术见解。从“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到“巡回艺术展览协会”，他一直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

在创作上，克拉姆斯科依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他谙熟油画的表现技巧，善于总结色彩、构图方面成败的经验。他的创作涉猎较广，他既是一位卓越的肖像画家，又画了为数众多以风俗、风景为题材的作品。他以极大的注意力揭示当代人物的内心世界，提出当时为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他的早期名作《沙漠中的基督》(1872)，就是借用基督的形象和隐喻的手法，表现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主题。这一主题和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密切呼应。他把基督刻画为一个平凡的、但却富有哲学思想的改革者，因此他的形象没有宗教的“神”气，而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画面上黎明时光地平线上初露的朝霞，湖滨乱石间还未完全退却的暗蓝夜景，这些都有助于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经过整夜痛苦的思考，决定了自我牺牲的路。这幅画展出于1872年第二届巡回画展，它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得到了同时代文艺界的肯定。

克拉姆斯科依在人的心理刻画方面的才能，还成功地表现在他的《无法慰藉的悲痛》一画和一系列肖像作品中。在70和80年代初，他曾塑造了一系列当代名人的肖像，其中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画家希施金、李托夫钦科等，克拉姆斯科依不仅表现了这些名家的外貌



彼罗夫 最后一家酒店



彼罗夫 送葬 1865  
特列恰可夫画廊  
45.3×57cm

特征，而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也有精细入微的刻画。

《无名女郎》是克拉姆斯科依创作的一幅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作品，具有精湛的艺术表现力，画家描绘的是一位19世纪后期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仪表非凡，穿戴入时，坐在豪华的敞篷马车上，神态高傲，人们传说这是克拉姆斯科依塑造了文豪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因为他创作此画的时间，正值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问世不久，并正在俄国社会引起轰动的80年代初。根据作者与托尔斯泰当时亲密友好的关系，以及他善于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题材这些情况，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也有人说这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理由是在后景上有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建筑的模糊轮廓。

克拉姆斯科依除名人肖像外，还创作了一组劳动者的肖像，如《山林看守人》、《手拿马勒的农民》、《米涅·梅西耶夫》等，这是一些善良、纯朴的农民，画家用亲切的笔调，描写了他们勤奋、机智和觉醒的精神面貌。这类肖像画，在巡回展览画派中比较有代表意义。

克拉姆斯科依虽是一位极有深度的心理肖像画家，但他也长于抒情，他的《五月之夜》和《月夜》两画，充满了诗情，这是他分别从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的创作素材，画中的忧伤、哀怨和朦胧月色，以及心灵上受到伤害的白衣姑娘形象，与两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趣，使读者们回味无穷，赞叹不已。

克拉姆斯科依在50岁那年去世，正是他的创作盛期，俄国文艺界无不为这位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过早离世而深为痛惜。

在巡回展览画派中有杰出成就的，是伊里亚·列宾（И. Е. Репин. 1844—1930），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画，奠定了俄国19世纪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列宾在此画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独到的深度，外光的表达和炎夏闷热空气的渲染非常出色，在构图上——巧妙地利用沙滩的地形和河湾的转折的描写，使画中的人物犹如一群雕塑组像，被塑造在一座黄色的、隆起的底座上，这空间布局上的成功，使这幅尺寸不大的画面具有宏大雄伟的效果。

在画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以后，列宾去法国留学。国外各种新的印象，使他扩大了眼界。19世纪70年代初，正是法国印象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印象主义画家对光和色彩的探索成果，无疑使列宾得到启发。他在法国画成的《渔民的女孩》、《巴黎咖啡店》、《萨特阔》等，表现出他对绘画语言形式技巧的浓厚兴趣，但这位受俄国民主意识熏陶的年轻画家，他内心里关注的依然是绘画的内容，所以当他1876年回到俄国以后，很快画出了像《祭司长》和《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那种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揭露了俄国教会上层分子可憎的面目，同时也借助外省小城的宗教习俗，描写了俄国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并刻画了心地纯真善良、遭受社会歧视的小人物。

列宾除了创作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风俗画外，还画了不少历史画。如《索菲亚公主》，描写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改革初期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保守势力的代表索菲亚公主的悲剧下场。在《伊凡雷帝杀子》中，列宾天才地揭示了俄国16世纪的暴君、一个生性狐疑、性格怪癖的沙皇的形象，他杀害了皇储后的恐怖和精神上的崩溃，他

那种近乎精神病人的相貌表情和他复杂的内心变化,被列宾刻画得精细入微。这幅画在当时的俄国因有影射 1881 年沙皇镇压革命者事件之嫌,在它公开展览时曾遭沙皇特务机构有意破坏,差人用刀子割破画面。当时虽经修复,但由于损伤面较大,后来只得用特制的镜框,固定于特列恰可夫画廊的一个展厅中陈列。

列宾的另一幅历史画《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以其英雄的群像和乐观的色彩,表现出与《伊凡雷帝杀子》迥异的绘画风格。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笑声中,豪迈而热爱自由的查波罗什人,围坐在桌边,用尖刻、幽默和嘲弄的语言给土耳其苏丹王写复信,耻笑苏丹王对他们劝降的企图。人群中有人想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措辞,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和赞赏,文书赶忙把这不可多得的妙句记录下来。为作此画,列宾曾到查波罗什人聚居过的乌克兰,先后三次搜集素材,因此画面上查波罗什人的服装、用具、乐器、装饰品等,都相当真实,具有历史的价值。

在创作历史画的同时,列宾以 19 世纪后期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的早期活动为题材,画了《拒绝忏悔》、《意外的归来》、《宣传者被捕》等一组油画,讴歌了俄国的革命者,使巡回画派的批判现实主义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

列宾的肖像画十分卓越,他认为肖像画是“最有现实意义的绘画体裁”。他为同时代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作了各种类型的肖像,他的名作如《穆索尔斯基肖像》、《托尔斯泰肖像》、《斯塔索夫肖像》、《特列恰可夫肖像》等,用笔自由,刻画深入,是俄罗斯肖像画艺术中很见功力的作品。列宾在 1902 年左右曾接受官方订件,为沙皇的国务会议作一幅大型的群像画,此画在助手们的协助下完成,《伊格纳吉耶夫伯爵肖像》和《盖拉尔德和高列梅金肖像》是列宾为国务会议中的重要人物绘制的肖像,要人们冷漠、庸碌,在画中有直率的表现。

列宾用另一种笔调,为亲人和密切的友人画像,如《休息》(列宾的妻子)、《娜佳》(列宾的女儿)、《秋天的花束》(列宾的另一个女儿)等,列宾把她们安置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的场合,流露了作者对画中人物亲切的感情。列宾常为这类肖像(不用“某某之肖像”称呼)取一个与生活有关的画名,赋予肖像画以风俗画的特征。

列宾长寿而多产,他丰富的艺术创造和卓越的表现技巧,把俄国绘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接受了当时俄罗斯进步文学的影响,吸收了西方艺术的精华,辛苦耕耘,他艺术中深刻的批判精神,标志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高峰。

与列宾同一时期进行创作活动,并对巡回画派的繁荣起了相当作用的画家,还有萨维茨基(1844—1905,作品有《出征时的告别》、《修铁路》、《迎接圣像》、《等待法庭判决书》等)、马克西莫夫(1844—1911,作品有《魔法师闯入农民的婚礼》、《病危的农夫》、《没落》等)、米塞耶多夫(1835—1911,作品有《地方自治局的午餐》、《成熟的田野》等)、马柯夫斯基(1846—1920,作品有《会见》、《在街心花园》等)、雅洛申柯(1846—1898,作品有《司炉》、《囚禁者》、《到处是生活》等),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值得当时人们深

思的问题,反映了 19 世纪后期的俄国社会面貌。

苏里科夫(B. И. Суриков, 1848—1916),是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成熟阶段成长起来的画家。他的历史画,在取材和创作思想上,都作出有价值的革新,在巡回展览画派中他与列宾齐名,并同被认为是绘画巨匠。

在巡回画派的创作中,历史画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历史题材处理往往难于与现实生活关联。如何使历史画既能为广大群众所欣赏,又能与现实生活有所联系以体现巡回画派的美学原则,苏里科夫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贡献。

苏里科夫从事历史画创作,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19 世纪中叶,在他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西伯利亚小镇,还保留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而在他学习的城市彼得堡,已经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城市。因此,他从家乡来到彼得堡,不仅在地理上跨越了半个俄国,而且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学院毕业后定居的莫斯科,那里的红场、克里姆林卫城、古老的教堂,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从这些建筑物上,他又看到了遥远的过去。70 年代中期,酷爱音乐的苏里科夫常去剧院听音乐,“强力集团”的成员创作的俄国历史剧目如《鲍里斯·戈都诺夫》、《普斯科夫女人》等,给苏里科夫很大的启示,使他的创作路清晰起来。

在 1871 年的第一次巡回画展上,有一幅题材新颖的历史画,这是画家盖依创作的《彼得大帝审问王子阿历克赛》。这幅画表现了俄国历史上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的片断,揭示了改革与守旧两种对立观点的冲突。彼得大帝及其时代,给当年还是学生的苏里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他到莫斯科以后,红场上的历史陈迹使他对彼得时代的政治风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在 1878 年着手起稿《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画面描写的是彼得从国外收回莫斯科镇压近卫军的场面。为这幅画,苏里科夫花了三年时间,他阅读了有关历史文献,在博物馆观看了实物资料。鉴于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在红场,因此画中用著名的华西里·伯拉仁诺教堂为背景,右侧是克里姆林的卫城,这些高大的历史建筑物,大大烘托了这幅作品的时代气氛。

这幅画展出 1881 年第九次巡回画展,列宾对它曾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此画是整个展览会上印象最深的杰作。

继《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以后,苏里科夫接着创作了《缅希科夫在贝留佐夫》。这是一幅与前一幅作品在构思上有密切联系的创作。前一幅描写了彼得大帝事业的开端,后一幅则是彼得身后事业的衰落。缅希科夫是彼得大帝的宠臣,他曾协助彼得大帝巩固了俄国的政权和国家地位。在判处近卫军的事件中,缅希科夫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彼得去世后不久,在安娜女皇和宫廷中德国人的阴谋策划下,缅希科夫和他的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小镇贝留佐夫。缅希科夫的悲剧,是彼得时代以后宫廷权力之争的缩影。

苏里科夫在这幅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至精至微。他深入到这个失意者的内心深处,刻画了他复杂而

又微妙的精神世界。对缅希科夫形象的塑造，苏里科夫下了很大的功夫，从构图、色彩、人物安排到服饰和穿戴，无不进行精心的推敲。这幅画在1883年展出后，立即被著名的收藏家特列恰可夫收购。

苏里科夫的另一巨作《女贵族莫洛卓娃》，描写的是彼得大帝父亲时代的事件。17世纪初，日趋扩张的俄罗斯专制政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会以加强沙皇和贵族的统治。当时在宗法族长尼孔主教的倡议下实行了教会改革，但社会下层的教徒仍坚持民间的传统的礼拜仪式，因而他们被称为“旧教徒”或“分裂派教徒”。莫洛卓娃女贵族就是一位分裂派教徒，她虽有相当的政治背景，由于他坚持旧教而遭到残酷的迫害。画面上，苏里科夫描写莫洛卓娃被人从囚禁的修道院带到另一处审讯的场面。市民们拥挤在修道院门口，等待这位闻名妇人的出现。莫洛卓娃坐在简陋的雪橇上，高举右手，并以两个手指示意自己信仰的坚决。她的动作，除了象征神学上的争论以外，其意义还在于引起社会各阶层对分裂派的同情和对宗教改革的反抗。苏里科夫刻画了一个苦行者削瘦的、没有血色的清癯面颊和狂热，她眼中散发出令人可怕的光芒。她放弃了自己的财富，抛弃了贵族的显赫地位，勇敢执迷地走向自由之路。在苏里科夫这一反叛的、不可驯服的形象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俄国妇女倔强和勇于斗争的性格。

《攻陷雪城》是苏里科夫在故乡西伯利亚画成的一幅风俗画，也是他唯一的一幅风俗画。冬天的积雪，节日里的民间游戏，古老的哥萨克服饰，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90年代中期前后，苏里科夫创作了三幅大型历史画：《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斯切潘·拉辛》，前两幅画的是俄国民族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画幅的场面很大，主调鲜明，苏里科夫把“近卫军”中刻画的俄国人的顽强的性格特征，再次赋予了叶尔马克和苏沃洛夫的士兵。而《斯切潘·拉辛》则是苏里科夫花了相当精力去塑造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这幅画完稿于1910年，画中的拉辛在战斗中受了挫折，他瞪大眼睛，满腔积愤，遏制着怒火，在思考复仇的计划。这位使沙皇统治者们闻风丧胆的英雄，在起义失利后被富裕的哥萨克人出卖，最后在1671年就义。

在以后几年中，农民起义的历史题材常使苏里科夫激动，他开始起稿《布加乔夫》(18世纪的农民领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暴动》，但这两幅画都没有最后完成。他后期创作的《公主参观女修道院》，已带有风俗画的特点。

苏里科夫画过一些肖像，画中人物大都是与创作有关的模特或自己的亲友，而且大多为故乡的哥萨克妇女，她们都是平凡的无名人物，因而画来比较随意、自由，画风质朴。

苏里科夫力求通过历史题材，呼应当时的社会思潮，这既是巡回画派的创作倾向，也与俄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一致。当然苏里科夫是画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在探索历史题材时，常常带着俄罗斯哥萨克——他出身的那个民族的自尊和偏见。从绘画领域来看，他革新了俄国的历史画，并在人物刻画的深度和表现技法上，取得了重

要的进展。

与苏里科夫同岁，在巡回画派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画家瓦斯涅佐夫(B. M. Васнецов, 1848 – 1926)，自称为“带有幻想色彩的历史学家”。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是俄罗斯民间传说、史诗和民歌中的主人公。他的第一幅大型历史画《激战之后》取材于12世纪古俄罗斯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鉴于这是一部史诗，瓦斯涅佐夫用充满诗意图面，为在战争中牺牲的古代壮士穿上锦绣的战袍，他们恰似在草原上色彩缤纷的旖旎风光中沉睡。

此后，瓦斯涅佐夫的古代勇士组画问世，这是一组富于传奇色彩的作品，其中包括《十字路口的勇士》、《三勇士》等名作。三勇士：伊里亚、道布里尼和阿廖沙，是俄罗斯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此画在民间广为流传，《三勇士》的印刷品在农村被当作“门神”贴在宅门上。

在创作勇士组画的同时，瓦斯涅佐夫还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画了《阿廖努什卡》、《骑着灰狼的伊凡王子》等有神话色彩的作品，画中充满了对不幸者的同情，对光明和正直的向往和歌颂。

瓦斯涅佐夫曾为19世纪后期新建的北方铁路管理局的会议室画过三幅装饰油画，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飞毯》、《斯拉夫人与斯基台人交战》和《地下王国的三个公主》，这三幅作品富于传奇特色，是对俄国顿涅茨地区地下矿藏的暗示。瓦斯涅佐夫用瑰丽的色彩，优美的情调，使画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装饰效果。

瓦斯涅佐夫这位有独特视角的历史画家，还作过《伊



弗鲁贝尔 西班牙  
1894 特列恰可夫画廊  
248 × 89cm

凡雷帝》、一幅 16 世纪沙皇“逼真”的肖像；他为歌剧《白雪姑娘》画过舞台美术设计；为基础的符拉季米尔教堂作过《圣母子》的装饰壁画，他的广泛的创作视野为巡回画派扩大了历史画的表现领域。

魏列夏庚 (B. V. Верещагин, 1842 – 1904) 是一位特殊的历史画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军事画家。他遵循巡回画派的创作原则，但他是当时画界罕见的、没有加入巡回画派组织的画家。由于他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选材非同一般，因此在 19 世纪后期俄国的历史画具有独特的位置。

魏列夏庚曾说：“我想看一看各式各样的战争，并在画面上表达它们”。为此，他亲自到过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的前线，最后死于 1904 年的日俄战争中。在他留下的军事画中，他始终以一个战争目击者的身份，真实地描绘战争的情景。

魏列夏庚作于 1871 至 1873 年间的“土耳其斯坦组画”，包括了一些反映中亚细亚的风俗画，如《出售幼年奴隶》、《玖鸟的吉尔吉斯富人》、《铁木儿之门》等精心绘制的作品。他的军事画名作《致命伤》、《战争的祭礼》也在这个组画之内。

70 年代魏列夏庚的第二套组画是“巴尔干组画”，这是他目睹俄土战争之后创作的。组画朴素地纪录了俄国军队的生活，描写了交战前后的实况，同时揭露了沙皇高级官吏的腐败与无能。组画中的优秀作品有《什布卡——歇依诺夫》、《在什布卡山隘口一切平安无事》。这套组画展出时招致沙皇政府的不满，认为应把这些作品毁之一炬。

魏列夏庚曾先后两次去印度（70 年代中和 80 年代初），他旅行的成果，集成了“印度组画”。组画中对印度人的生活习惯、自然景色和成绩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画家把印度热带的风光，如强烈的阳光，蔚蓝的天空，还有当地有名的建筑物，用他擅长的风俗画技巧作了独到的刻画，精细而典雅，画面有富丽堂皇的工艺装饰之美。这套组画中以《泰姬陵》、《贾普尔的骑士》、《两个伊斯兰教徒》等为最有名。

魏列夏庚的最后创作的大型组画名为《1812 年，拿破仑在俄国》，这套组画共 20 幅，叙述了 1812 年俄法战争的史迹，组画以连环画的表现方法，从拿破仑的入侵，俄国人民的反抗，法国军队的崩溃为主线，宣扬了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农民在反法战争中的功勋。

魏列夏庚是一位忠于表现军事题材的历史画家，但他一生中所画的油画风景写生，特别是他旅行中亚、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等地时对异国风情的掠影写真，也具有很大的审美价值。

风景画的成就在巡回画派中同样令人侧目。它拥有杰出的画家群和足以自豪的作品，在欧洲各大风景画派中独树一帜，成为一支足以和法国“巴比松画派”以及欧洲其它各国的现实主义风景画流派相媲美的劲旅。

萨符拉索夫 (A. K. Саврасов, 1830–1897) 以他的《白嘴鸟飞来了》和《村道》两画，奠定了俄国风景画派的地位。这两幅画同具抒情风格，画家关注的是自然界悄悄的变化，带给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悦。画家以倾心的爱怜和



弗鲁贝尔 天鹅公主 1900 特列恰可夫画廊 142.5 × 93.5cm

纯朴的感受，分别描写了俄罗斯北方早春的变化和村边小道在大雨之后万物间的和谐与美。萨符拉索夫的这两幅画，标志了俄国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60 年代的风景，大多作为风俗画的背景出现，主要描写农村的忧愁与苦难，自 70 年代萨符拉索夫的风景画表现的已是宏伟壮丽的大自然，已是俄国乡土的富饶和人们对它的亲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由较为单调而转入丰富，令人耳目一新。

画家希施金 (И. И. Щицкин, 1832—1898) 一生为万树写照，探索森林中的秘密，是一位俄罗斯森林的歌手。他的作品以精细、深入以及善于发现和创造自然界的幽邃意境而引人入胜。他的名作大多为描写俄国的松树和橡树，他喜爱宏伟、豪放、粗犷的大森林，从他 60 年代的《砍伐森林》到 70 年代的《松树林》、《森林深处》、《麦田》，几乎都是对松树的描写。他的《在平静的原野上》、《三棵橡树》和《橡树林》，又描写了橡树坚定、稳固、强大的相貌特征。

《松林的早晨》是一幅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作品，希施金在画中欢畅地描写了森林中大自然的盎然生机。雾气弥漫，阳光从树梢射入密林，观众如入清凛的密林中，呼吸着带雾的潮湿空气，闻着枯树上青苔的芳香，看着顽皮小黑熊的嬉戏。

希施金在创作后期，画了不少冬天里的森林，具有代表性的有《在玛尔特菲娜女伯爵的森林里》(1891)，在高大茂密的林间深处，人们在感受寂静气氛的同时，似乎还得得到某种哲理的思考，在他逝世的那年，他画了一幅取名《大松树林》(又译作《造船木材森林》)的作品，此画写大自然的富有，同时有很高的技巧。

艾伊瓦佐夫斯基 (И. К. Айвазовский, 1817—1900) 是一位专攻海洋风景的画家，画海的名手。他笔下的海景，

气魄雄伟而庄严秀丽，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有写实的技巧，在海洋风景画领域独树一帜。作为巡回画派中年长的画家，他的作品在19世纪中期就受到艺坛的重视。他画于1850年的《九级浪》，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在巨大的画面上，他用变化无穷的色彩，展示了海浪的惊险和壮美。

艾伊瓦佐夫斯基自小生长在海边，对大海有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知识，因此他画的海景有真实感，有磅礴的气势。他一生中画了3000多幅作品，还有不计其数的草图和小稿。他笔下的海景，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不论是日出、日没、月夜、霓虹、风雨、雷电，无不具有内在的力度。

库茵芝（A. И. Куинджи，1842—1910）是一位以浪漫主义的画笔来咏叹自然的风景画家。如果说希施金的作品像“大自然的肖像”那样细腻，那么库茵芝的画幅则以其装饰情调而独立于众人之外。他爱画月光、夜色、晨曦、傍晚，如《在凡拉姆岛上》、《乌克兰的傍晚》和《拉达加湖》，他以某种看似单一的色彩，表现景色的迷人风采。

库茵芝在1879年同时展出的《白桦树丛》、《北方》和《雷雨之后》，描绘了自然界不同的风姿，画中的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使普通的自然景色达到诗一般的境界。《第聂伯河上的月夜》的描绘手法更为浪漫，艺术效果强烈，列宾曾用“触动观众心灵的诗”这样的评语来赞美这幅作品。

19世纪后期俄国风景画派中最后一位大师是列维坦（И. И. Левитан，1861—1900），这是一位兼有抒情和史诗品格的风景画大师，是一位对俄罗斯自然有独特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并善于揭示自然奥秘的艺术家。

列维坦青年时代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学习，他的老师是萨符拉索夫。在他的早期作品如《索柯尔尼基之秋》中，还能看到萨符拉索夫那种偏重叙事的痕迹，但画中已经显示了列维坦用抒情的笔调再现自然的才华。他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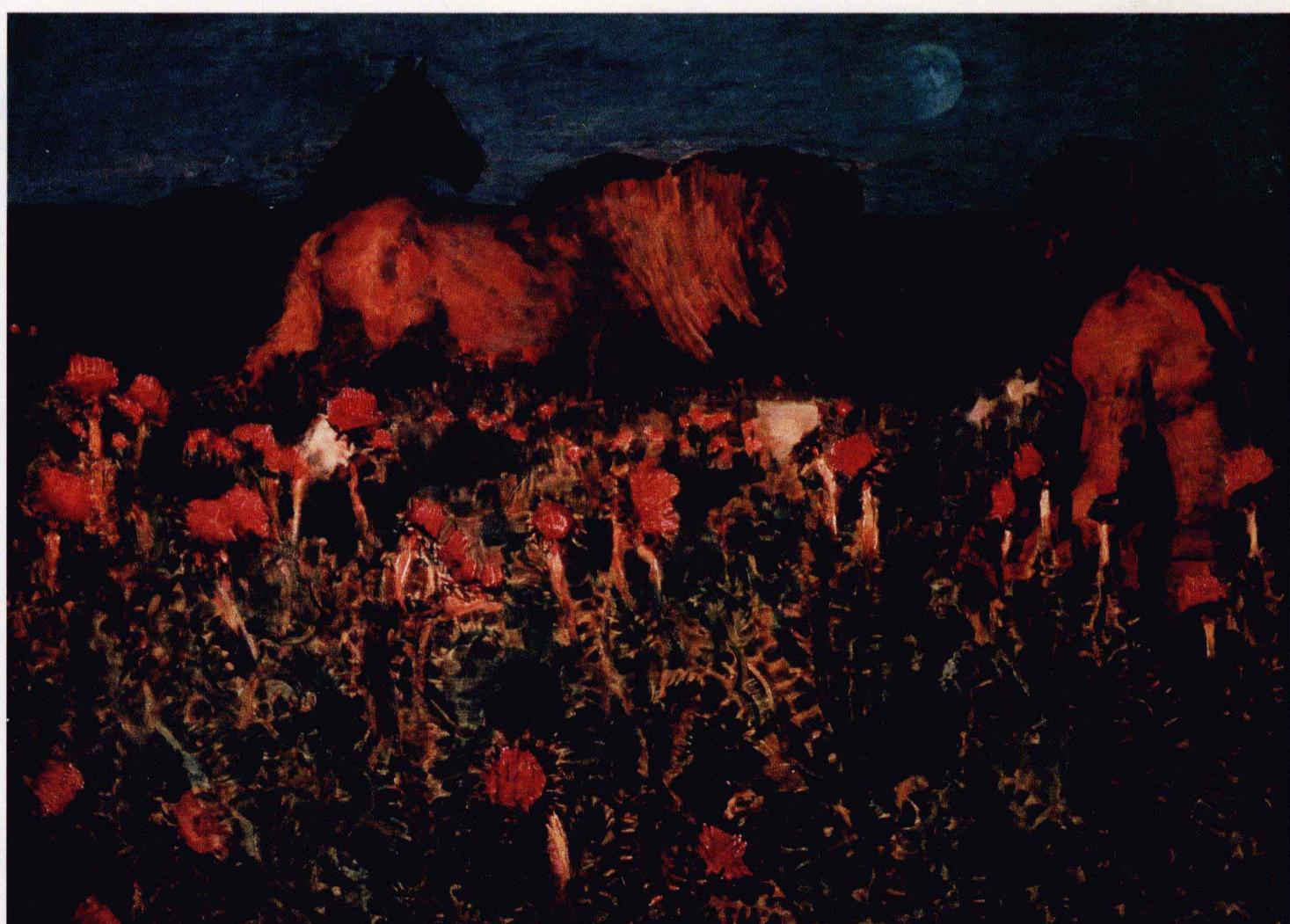
于抓住自然形象中与人们思想感情有联系的部分，表达自然界内在的情绪。

列维坦在1888年左右创作的“伏尔加河组画”已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创作风貌。组画中的《傍晚》、《白桦丛》、《雨后》、《黄昏·金色的普寥斯》等，画出了伏尔加河岸明净的美，传达了伏尔加河流域雄伟开阔的乡土气息。

19世纪90年代是列维坦的创作盛期，这时他完成了《深渊旁》、《符拉季米尔路》、《晚钟》和《墓地上空》等佳作。在这些作品中，似乎没有伏尔加河组画那种对自然景色的赞美，他注意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一种于90年代沙皇民族主义统治下进步知识分子的沉闷心情相关的情绪。《符拉季米尔路》的压抑，《深渊旁》的民间传奇悲剧，《晚钟》中人们在古老宗教中寻求的感情寄托，列维坦又在两年以后的《墓地上空》一画中加以综合的表现。这幅画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创作意图：严峻、宽广、富饶的俄罗斯，贫困、受难的俄国人民。列维坦是生长在俄国的犹太人，父母早亡，自童年起就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90年代初沙皇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列维坦内心十分痛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精神面貌和内在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一画中了。”《墓地上空》的画面，表达了雷雨将临，狂风吹折树梢的时刻，严峻的天色，宽广的河湾，正处在极大的变化中。在荒僻的山冈上，是一座被人们遗忘的小教堂和寂静的墓地。一切似乎正孕育暴风雨的来到。画家在构图处理上的大胆和才智，使画面更具博大恢宏之气势。

列维坦在最后五年中，画了一系列有愉悦、欢乐情绪的风景。和他的挚友、作家契诃夫一样，感受到这一阶段社会进步势力的活跃，情绪有所变化，他们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对生活的信心和爱。在1895年列维坦画了《伏尔加河上的清风》、《三月》和《金色的秋天》三幅出色的风景画。伏尔加河上绚丽的夏天，三月艳阳天里暖和的阳光，金色秋天是诱人的白桦和宝石般透明的溪水，都流露了画

弗鲁贝尔 入夜 1900  
特列恰可夫画廊  
129×180cm



家内心的激动之情。

1895年以后的作品，如《春天·大水》、《黄昏·月亮》、《农村中的月夜》、《黄昏里的草垛》，列维坦的艺术技巧更加完善。在他逝世不久完成的《湖》，对自然形象进行了高度概括，造型手段凝练，可以作为他对俄罗斯大自然多方面的探索和总结。

列维坦生命短促，他在39岁正当创作日趋成熟时离世。他属于巡回画派的后起之秀。他在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包括印象派绘画的技巧，进行了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使俄罗斯风景画派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化艺术层次。

19世纪90年代，巡回画派在经历了70、80年代的盛势以后，一些中坚力量纷纷转入经过改革的皇家美术学院任教。在这一时期中，沿着巡回画派的创作方针，并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要推卡萨特金，阿尔希波夫和谢·伊凡诺夫。

卡萨特金(H. A. Касаткин, 1859—1930)的早期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他的《竞争者》、《孤儿们》和《诽谤》，虽作于90年代初，但和巡回画派早年的作品，颇为相似，尚未找到新的艺术语言。1892年，卡萨特金去顿巴斯煤矿旅行，从此决定了他的创作面貌。在1895年的巡回展上，他出示了三幅新作：《矿工·换班》、《女矿工》和《拣煤渣》。这是一套矿工生活的组画，分别描写了俄国矿工的非人生活和苦难，但在《女矿工》中成功地刻画了一位乐观、豪放、开朗的女工形象，这是新一代的劳动妇女。卡萨特金全新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巡回画派一向所重视的艺术的社会意义，开拓了新的视角。

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卡萨特金创作了《在法庭的过道里》、《谁？》、《女犯人会见亲人》等富有戏剧性的风俗画，反映了在动荡年代里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矛盾。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革命年代，卡萨特金画了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女工包围工厂》、《搜捕之后》、《牺牲者》、《战斗员》等油画习作。

阿尔希波夫(A. E. Архипов, 1862—1930)以其对新鲜的视觉印象和色彩的追求而被称为俄罗斯的印象派。

阿尔希波夫的名作《在奥卡河上》，画了一群坐着敞篷船航行在奥卡河上的农民，画家把他们巧妙地安排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在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自然环境中，人们朴实亲切。另一幅《归途》，仍以农村景色和农民生活为题材，在对色彩和光感的表现上，与前一幅作品有着相同的追求。

阿尔希波夫的《洗衣妇》一画，采用了巡回画派常用的批判性题材，着意刻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对妇女的折磨。《洗衣妇》共有两幅原作（一藏特列恰可夫画廊，一藏俄罗斯博物馆）画面的人物构图和设色大同小异，画面上迷漫的雾气，富于表现力的银灰色调，予人深刻的印象。

在十月革命前几年，阿尔希波夫以农村姑娘为模特，进一步探索具有装饰性和表现性的色彩《拿罐子的姑娘》、《穿黄裙子的姑娘》、《穿红衣服的村姑》、《春天里的节日》等，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比卡萨特金和阿尔希波夫创作视野较宽的是伊凡诺夫(C. B. Иванов, 1864—1910)。谢·伊凡诺夫在19世纪末期创作了三套有名的组画“移民组画”——描写被迫迁移的俄国农民的悲惨结局；“革命风暴组画”——是1905年沙皇军队镇压革命的真实纪录；“历史组画”——描写俄国16和17世纪时代的生活和习俗。在三套组画中都有知名的作品，如第一套组画中的《移民之死》，第二套组画中的《射击》，第三套组画中的《60世纪的沙皇》、《外国人来了》等。它们可以说是巡回画派后期的代表作。尤其是他“历史组画”中的一些作品，色彩鲜明，富有装饰趣味。在大多数画作中，伊凡诺夫用戏谑的艺术语言，构图上的出其不意赋予画面幽默和讽刺的意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艺界再现繁荣局面，这个现象是与巨匠们如契诃夫、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夏利亚宾、叶尔玛洛娃、斯丹尼斯拉夫斯基、谢洛夫、弗鲁贝尔等的创作活动直接有关。

画界的谢洛夫(B. A. Серов, 1865—1911)是一位世纪转折期的大师。他的创作，承前启后，在这一阶段的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谢洛夫初期的创作活动，正逢巡回画派的盛期80年代，自小跟列宾学画，列宾的创作对谢洛夫有过较大的影响。他的创作后期，正值1905年以后俄国各种艺术流派崛起的时候，谢洛夫和当时的青年画家一样，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艺术形式上作过大胆的追求。因此在谢洛夫的绘画中既可看到俄罗斯美术在内容和形式语言上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可觉察20世纪初期绘画中经历的新变化。

谢洛夫的成名之作是《少女与桃》和《阳光下的少女》。两幅画虽是具体人物的肖像画，但表现的都是自然和人类的青春这一主题。这两幅作品显示了谢洛夫卓越的表现技巧，画中格调清新，色彩明丽，人与自然景色和谐融洽。两幅肖像使当时画坛十分震动。

90年代起，谢洛夫以专业肖像画家驰名于俄国，社会名流纷纷以重金向谢洛夫求画。谢洛夫接受了一系列肖像订件。在订件人中，有沙皇、公爵、达官显贵到工商界的暴发户，谢洛夫对他的入画对象始终抱着严肃的、客观的态度。如《大公爵伯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的肖像》，公爵的外貌远不如身旁的那匹马精神；对一些宫廷和社会上显赫人物的肖像如《巴特金娜肖像》、《尤苏波娃肖像》、《波兹特尼科夫肖像》、《克拉西尔希科娃肖像》等，谢洛夫或突出他们的故作多情，矫揉造作，或强调他们戴贵重饰物而内心空虚的种种特点。谢洛夫的名作《阿尔洛娃肖像》，是一幅技法上非常独到的作品，画中谢洛夫维妙维肖地刻画了这位贵妇人外貌上的主要特征，她的容貌、身材、穿戴以及环境几乎每一个细部都非常美，但这些美丽的细部集中一起却又并不美。这位贵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有名冷酷，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幅肖像，谢洛夫是承继和探索俄国18世纪大型肖像构图的方法画成的，是19世纪后期难得的作品。

谢洛夫在绘制画家亲近和尊重的人物肖像时，则力求表达对象性格中高尚、美好的品质。如他的《科罗温肖



弗鲁贝尔 坐着的天魔  
1890 特列恰可夫画廊  
115 × 212.5cm

像》、《列维坦肖像》、《吉尔斯曼娜肖像》、《阿基莫娃肖像》、《叶尔玛洛娃肖像》、《高尔基肖像》、《莫洛卓夫肖像》等，画中人物或是潇洒而富有才华，或是可亲而敦厚，或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如叶尔玛洛娃这位卓越的、曾演出过300多个不同性格角色的老演员家，被人们称为戏剧界的女杰。在狭长的画面中，叶尔玛洛娃站在休息室的大厅里，高视点的构图，突出了她形体的庄重与高大，黑色的长礼服，灰色的墙面，在朴素的色调律动中，显示了这位艺术家的内在气质。这是一幅代表俄罗斯肖像绘画新水平的作品。

谢洛夫的素描肖像，具有与油画肖像同样的艺术造诣。他的素描用线准确、流畅，有时在素描中加用白垩、色粉笔或少量的水彩，使画面更显神韵。

谢洛夫虽是一位肖像画家，但在其他方面也有出色的创造。他画过一系列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十月》、《农妇和马》、《夏》、《冬》等等，抒情地再现了农村纯朴、自然的美。

谢洛夫为寓言作家克雷洛夫作了很多插图，那些人格化的动物，神态逼真，使克雷洛夫的儿童读物更显华彩。

在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开始时，谢洛夫作过讽刺漫画，保存下来的有《士兵们，弟兄们，你们的光荣在哪里？》、《镇压以后》等幅。

由于对18世纪文化的爱好，谢洛夫还画过一组彼得大帝时代的组画，如《彼得在工地上》、《彼得一世在夏宫散步》、《彼得二世和伊丽莎白公主巡猎》等，画幅不大，但有历史感，形象生动而带有戏剧舞台效果。

1910年，谢洛夫在巴黎观看由佳吉列夫率领的俄国芭蕾舞剧团的演出，俄女演员伊达·鲁宾施坦领衔主舞《埃及之夜》，她出色而新颖的现代表演，在法国十分轰动，谢洛夫当时画了一幅未卸装的《伊达·鲁宾施坦》，谢洛夫以单线平涂的技法，以夸张而简约的线条，画下了伊达·鲁宾施坦的半裸肖像，这在谢洛夫的绘画中虽极少见，从中可以看到他对现代画风和对形式感探索的兴趣。这幅画在俄国画派中曾有不同看法，但未引起太大的波澜。

1911年夏天，在罗马的世界美术展览会上，谢洛夫的作品在俄国绘画馆中单独占了一间展览室，欧洲艺评界对

谢洛夫的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秋天他回到俄国，不久即和友人一起去高加索画画。回莫斯科以后即感到心脏不舒服，医生劝他休息，但他自己认为正处在壮年阶段，创作上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因而继续废寝忘食地工作起来，就在这年冬天，这位肖像画大师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

谢洛夫对他同时代的法国艺术现象极为关注，他多次去意大利和法国观摩那里的艺术作品，他没有像一些肤浅的艺术家那样对外国的时髦亦步亦趋，也没有像一些思想僵化的画家那样抱残守缺，不能容忍别家的探索和新人的涌出。他对革新不抱成见，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但又深知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所以他的艺术，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他肖像画的深度和在绘画技法上的进展，对当时的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画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和谢洛夫同时的弗鲁贝尔（М. А. Врубель，1856—1910），同属于在巡回画派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但他们已不满足巡回画派的成就，而对艺术形式探索则有更大的兴趣。他们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国青年一代画家思考的追求。

弗鲁贝尔早期的主要成就，是他于1890至1900年间创作的油画。《坐着的天魔》、《西班牙》、《女卜卦者》、《音乐女神》、《马蒙托夫肖像》、《莎贝拉肖像》等。在当时气氛比较自由的莫斯科，精力充沛的弗鲁贝尔充分发挥了艺术才华。

弗鲁贝尔在莫斯科的名人、艺术爱好者、大银行家马蒙托夫的艺术沙龙——莫斯科郊区的阿勃拉姆采夫庄园长期居住。当时文艺界的名流都常在这里聚会，主人马蒙托夫酷爱歌剧，他在莫斯科建起了一座私人歌剧院，演出《萨特阔》、《沙皇的未婚妻》、《伏尔加河上的小镇》等著名的剧目。弗鲁贝尔热情为演出设计舞台布景；同时他还主管阿勃拉姆采夫的民间陶瓷工场，烧制装饰陶瓷；弗鲁贝尔作为美术界的名流，在1891年参与了为纪念莱蒙托夫逝世50周年的活动，并为纪念文学大师而出版的文集作了数十幅插图。由此，莱蒙托夫的诗作《天魔》（一译《恶魔》）中的形象，常使弗鲁贝尔激动。1890年时，他曾画过《坐着的天魔》，画面上是一个精神空虚、无精打采的男子。

形象，神态中流露了孤独者的悲哀。从 1891 年起，他悉心为莱蒙托夫的《天魔》插图，他用水彩画绘制了《天魔的肖像》、《达玛拉的舞蹈》、《会见》、《棺材中的达玛拉》等一组具有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从此《天魔》与弗鲁贝尔有了不解之缘。1899 年，他用油画画了《飞翔的天魔》，这是一幅与他九年前的《坐着的天魔》完全不同的画幅。前者描写了夕阳西沉时美丽的黄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对天魔还有吸引力，而这幅画，阴暗、恐怖，色彩与构图都显得混乱，弗鲁贝尔由于心绪上的不宁，他没有把这幅画画完。在 1902 年，他又以天魔为题，创作《被翻倒的天魔》，描绘了天魔悲剧性的毁灭。弗鲁贝尔的“天魔”形象，是他当时内心苦闷的写照。他的妻子、歌剧女演员莎贝拉在 1901 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的天魔不是一般的，不是莱蒙托夫的，而像是当代尼采学说的信徒。”从这封信中可以窥见弗鲁贝尔的思想状态，他显然受到当时欧洲思想界和文艺界有巨大冲击的尼采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宇宙、社会、文明和人类都当作敌对的、盲目的力量，他蔑视有产者虚伪的道德，认为理性的过分发达促使了现代文明的衰退。因此他对现实产生了极度的悲观情绪。尼采哲学所引起的社会思潮，在欧洲文艺中促使了象征主义的出现。弗鲁贝尔的艺术，正是反映了世纪末俄国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沉闷压抑的时代产生了沉闷压抑的弗鲁贝尔和他的艺术。

弗鲁贝尔在 1899 年和 1900 年，曾创作过四幅杰作，这就是《丁香》、《入夜》、《潘》和《天鹅公主》。《丁香》布满画面的浓淡紫色，散发着浓郁的芬芳，花神在暗淡依稀的月光下梦幻般地隐约出没。《入夜》描写的是夏夜的景色，马群沉睡于原野，牧马人像田野的精灵又像吉卜赛的盗马人，悄悄地踯躅于群马之中，红色的罂粟花在夜色中闪光。《潘》是古代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林木之神，他坐在泥泞的沼泽附近，眼睛里闪着蓝色透明的光。《天鹅公主》与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样令人陶醉，在轻雾笼罩的海面上，美丽的天鹅公主，略带忧伤地走向光点闪烁的仙阁琼楼，她频频回头，留恋人间。弗鲁贝尔在这四幅画中，对夜色、月光、黎明等色彩的运用，尤其是意境的创造，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的朋友和同行，瓦斯涅佐夫曾赞叹说：“弗鲁贝尔用的是真正神话的色彩。”

与谢洛夫、弗鲁贝尔同时代的，还有两位卓越的画家，他们是科罗温和平斯捷罗夫。

科罗温 (K. A. Коровин, 1861—1939) 在肖像静物、风景和舞台美术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的早期作品，与俄国现实主义画派有密切的联系，如《北方的村歌》，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几个穿着俄罗斯民间服饰的姑娘，在村童笛子的伴奏下，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唱着古老的民歌，突出地表达了北方夏季深沉的美。另一幅作品《在凉台旁》画的是正在凉台旁向外观看街景的两个西班牙妇女，这是一幅风俗画和肖像画相结合的作品。类似的题材，还有《纸灯笼》，此画的色彩和构图极富装饰趣味。90 年代以后，科罗温曾与谢洛夫一起作过题材相同的《冬》、《小桥》等风景写生，这阶段他画的静物，如《玫瑰和紫罗兰》等，具

有较高的表现技巧。

在科罗温的肖像画中，较有名的有《夏利亚宾肖像》、《留茜·柳芭托维奇》和《哈里斯特卡肖像》等。在后两幅为女演员所作的肖像中，科罗温用了他擅长的、与众不同的紫色和浓绿，在视觉和心理上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科罗温的舞台美术设计成就卓著，他为《天鹅湖》、《萨特阔》等所作的布景，绚丽多彩，场面宏伟，使俄国的芭蕾舞和歌剧在欧洲具有很大的影响。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科罗温侨居法国，于 1939 年去世，他后期在国外的作品，追求草图式的未完成感或色彩的新鲜感，与俄罗斯的传统绘画已大相径庭。

涅斯捷罗夫 (M. B. Нестров, 1862—1941) 是 19 世纪末俄罗斯青年一代中较为典型的画家，他的油画功底深厚，色彩丰富而优美，创作题材则来自宗教故事，他早期的《迷恋草》、《女修士》和《遁世者》，直到稍后创作的《少年服尔法罗密依的幻觉》、《森林中》、《削发仪式》等，画中充满了宗教和神学的内容，流露的是一种消极、空虚、低沉的基调，反映了世纪末俄国社会的沉闷气氛和知识分子的苦恼心情，作为画面景色的一草一木，也无不蕴含着一种哀愁和伤感情绪。

在肖像画领域，他作于 20 世纪初的《女儿的肖像》是一幅难得的佳作，涅斯捷罗夫在肖像创作方面的才能，表现于苏联时期，他为文化界的名人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肖像组画。

19 世纪末，巡回画派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历程之后，创作队伍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丧失了先前的活力。在沸腾的生活面前，巡回画派开始显得迟钝而不适应，对新鲜事物缺少敏感。而这一时期欧洲的艺术运动却很活跃，新的流派此起彼伏，在俄国画坛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

19 世纪 90 年代初，彼得堡一群受过高等艺术教育的青年们，组织了一个取名为“艺术世界”的团体，探讨俄国文艺发展的诸向题，接着便组织介绍西欧当代艺术的展览，并创办“艺术世界”同名杂志作为宣传阵地。在 20 世纪初的文化中心彼得堡大显身手，使当时巡回画派的展览相形见绌。

“艺术世界”对欧洲艺术形式的革新抱有极大兴趣，在艺术观上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影响，认为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创作是绝对自由的，认为艺术不必表现社会生活，也不必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在 1905 年前后的俄国，对现实不满，崇尚西欧文化，是当时游离于 1905 年俄国革命斗争之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艺术世界”力求团结俄国杰出的有影响的艺术家加入自己的队伍，因此像列宾、谢洛夫、弗鲁贝尔、科罗温、涅斯捷罗夫、阿尔希波夫等都参加过“艺术世界”的展览或活动。由于本画册中没有收入“艺术世界”的作品，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这本画册所展示的作品，主要是 19 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鼎盛时期绘画名家的代表作。100 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创造已成为历史中一笔珍贵的财富，学习和研究这些优美的、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仍然会使我们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 图 版



艾伊瓦佐夫斯基  
И. К. Айвазовский  
1817—1900



